



2018
中国
散文
年选

中国文学年度盛宴
人文华夏气象万千
花城年选系列

向继东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2018 中国杂文年选

向继东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中国杂文年选 / 向继东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9.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8857-3

I. ①2… II. ①向…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592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欧阳衡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丛书篆刻: 朱 涛

封面图: (清) 髡 残 山水图

书 名 2018 中国杂文年选

2018 ZHONGGUO ZAWEN NIAN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1 插页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向继东

昨天上午还穿着短袖短裤，吹着冷空调，下午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气温骤降，今天就不得不换上厚点的秋装了。阴沉沉的天，看上去很宁静，但说不定突然间雷鸣电闪——南方就是这样，哪怕饭后出去走几步，大都要带着雨伞。天变是不可知的。就如这样一本小书，最后编成什么模样儿，我也没有十足的掌控力。也许，真的是做事在人，成事在天。

两年前，应邀去南开参加“鲁迅和他身后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饭局上有幸相识《今晚副刊》的朋友们。那是一拨有感知有热血的青年朋友，相见恨晚！此后，我有意无意间关注《今晚副刊》了。今年这个选本，所收《今晚副刊》的文章比较多，就因为喜欢，比如收入书中的《敬畏每一粒尘埃》《给后代留下什么》《那只敬礼的猴子》等。当然，我也喜欢何龄修老人的绝笔《从顾准先生说起》（三题）那样的短章。

我曾很久做一个小报副刊，前几年退休了，但仍然关注着副刊界。恕我直说，近几年来，南边副刊已呈衰落之状，不复当年气象；东边一些老牌的副刊，我觉得越来越贵族化，往往整版就是一篇大文章，再辅以一两篇几百字的小文。我不是厌恶长文，而是惧怕那些像模像样的“大块头”，其实文字里又没有多少东西。好文章是不怕长的。短文章却更难写，正如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文章要“学其短”，免得别人说你“谋财害命”——尤其是生活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几乎成了不读纸质书、只看手机的“低头族”了。所以，多年来我喜欢短文，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绝不多加一个字。

按惯例，每当开始编年选时，我就群发邮件征稿。不记得今年是否在微

信上发了“征稿函”，也许是不见某位作者回邮，我用微信催了稿。结果令我意外的是，这本小书几乎获得全球华人的支持，特别是欧美的华文作者，热情推荐自己的作品，令我感动莫名；但因为体例不合等原因，最后入选的也就三四位，其中一位就是早有盛名的刘荒田先生。刘先生近20年来一直都有在国内出书，小文章可谓一流，本书就收了他三篇。

书编得如何，我是在乎的，间或也去京东和当当上溜达；不是去看有多少点赞，而是看有哪些读者，又说了些什么。有位读者留言说，是“老师推荐的一本书”，可以“提高作文水平”。能否“提高作文水平”？我是做过教师的，不敢妄断，但把那位“老师”视为同道了。有家长说是“给上高三的孩子买的。喜欢这种文章形式，很实用，让即将进入社会的孩子进行思考”——这倒是说了大实话。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早慧一点点，读这样的文字也许是有益的。

此为序。

2018年11月18日于羊城一隅

序 向继东	001
---------	----------

浮世绘

你认识你吗 邓刚	001
文件柜内有小说 伊文	004
我的愿望有谁知道 吴非	006
那只敬礼的猴子 赵序茅	008
跟坏小子结盟 刘齐	010
“砸场”记 丁辉	012
人情簿子 汪强	015
两元一斤的《国富论》 孙少山	017
“不和陌生人说话”升级版 周云龙	019
《红楼梦》里的“请示学” 彭伟栋	021
进退有度 王晖	023
“女德班”背后的隐忧 张桂辉	025
“千万不要写错名!” 萧跃华	027
当发财梦想成为唯一梦想时 何龙	031
闲话“拉黑” 陈鲁民	033
说和做 程学武	035
官场上的“风月宝鉴” 沈栖	037
说声“不知道”怕什么 孙贵颂	039

“职务称谓”之乱也当治理 周彪	041
人生贫富与人品好坏 刘诚龙	043
官学专家厌恶做官 陈扬桂	045
节日能拉动诗歌繁荣吗? 阮直	047
好汉莫提当年勇 孙博	049
“瘫局”与“霸男” 徐迅雷	051
婚姻大事 西闪	053

杂感录

给后代留下什么 刘荒田	057
卑之无甚高论 莫言	059
敬畏每一粒尘埃 刘世芬	061
不怕活的精神 (外一题) 汪强	063
是什么限制了想象力? 陈鲁民	066
“和而不同”与异端 (外一题) 叶匡政	068
鸟儿问答 (外一题) 许家祥	071
我和米格 何申	074
恰到“坏处” (外一题) 刘荒田	076
夜静思 刘兴雨	079
县令为什么不怕得罪知府 鄢烈山	083
剧评两则 庞旸	085
冬花四题 赵健雄	089
水仙 郑少遼	093
看问题的角度 王俊良	096
“精神胜利”溯源 赵威	098
看热闹,也想看点门道 陈克艰	100
美人与美文 于文岗	102

藏书与散书（外一题） 聂鑫森	104
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奢侈吗？ 叔丁	106
有关作家的闲聊小记 周实	109
忽有所悟 陈世旭	114
《色·戒》观后 孟彦弘	116
杂感三题 王晖	119
文言之美 丁辉	123
《论语》札记二则 王国华	125
夜读《西游记》 斗小笥	128

随想记

贾宝玉不宜做官论 宋志坚	131
人生是一场接力赛 鄢烈山	134
新时代的娜拉出走之后 郑淑婵	137
从霍金到霍尊 朱大路	140
名校忧思录 杨建业	146
贾府的赖家 黄三畅	149
城外的风景 徐强	151
王进是个好男儿 赵宗彪	154
冬宫画墙上的虚位 邓跃东	157
学问比权力更长久 游宇明	160
什么是一流人才？ 李新宇	162
学刊的圈养与散养 虞云国	164
著述的命运 王俊良	166
要不要英雄要不要梦 张林华	168
夏夜游思 王培元	171
健忘 施京吾	173
逞能的悲哀 于文岗	175

谁是“全民公敌” 曹语凡	177
虚幻的空间哪来精神? 柳士同	179
“好不好”与“奖不奖” 高昌	182
吴道子画画(外一题) 刘齐	184
“百年之责”与“一时荣枯” 林永芳	187
鹿门寺随想 蒲继刚	189
“形色”之形色 陆春祥	192
关于忘却的怀念 赵彝	195

温故坊

反思越王勾践 赵宗彪	197
言路与才路 宋志坚	200
吹捧是把温柔的刀 晏建怀	202
《翁文灏日记》值得细读 王春南	204
曹雪芹的幸运(外一题) 吴营洲	207
赠祖之羞 赵威	211
值得一读的家书 陈扬桂	213
将军起于澡堂(外一题) 姚宏	215
也说元朝“文字狱” 吴营洲	219
两面说黄侃 鲁建文	221
以编书的名义“毁书”(外一题) 苏露锋	224
“康圣人”之伪 刘江滨	227
鲁迅与朱安 夏昕	229
文坛伯乐李清泉 丁东	231
从顾准先生说起(三题) 何龄修	235
赵树理的尴尬 鲁建文	239
“诚”字诀与“痞子腔” 李乔	242
辜鸿铭与李敖 魏得胜	244

西瞥记二题 刘铮	246
郑振铎的私“志” 游宇明	249
王道曾的“老牛槽” 李新宇	251
遥想当年“文科班” 丁辉	253
高长虹这个人 聂鑫森	256
胡适的婚姻 陈新	258
道德的“灾变” 程念祺	260
富贵与附贵 孙贵颂	262
两个小人物 闻云飞	265

新视点

丧文化和集体焦虑 王晓渔	267
北欧心态，不是说有就有 李景阳	273
“感谢贫穷”是一剂文化麻药 理钊	277
从故纸堆中如何啄出珍珠 安立志	280
孩子心中的榜样问题 张桂辉	283
我们给了孩子什么？ 马长军	285
从小学作文说起 高伟	288
学生作文为什么缺少生活气息？ 马长军	290
流行音乐为什么不流行了 李皖	292
巴黎古监狱游思 孙丹年	295
清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垃圾奏折？ 张宏杰	298
儒与道：一枚铜钱的两面 柳士同	302
叶嘉莹的“文人妾身论” 理钊	305
从“中庸”说到“矫枉必须过正” 李乔	307
这个“近三倍”代表落后 吴非	311
“新四大发明”和科学思想 杨建业	313
话说珠江文明 周东江	316



浮世绘

你认识你吗

— 邓刚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上讲小说创作，台下第一排坐着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却非常认真，不但认真听，而且认真地记录。讲座结束后，他还第一个走上来，与我交流听讲的心得。他说他从小就爱好文学，每天都坚持看书学习，写了无数篇稿子，但都被编辑部退回。他说他决不气馁和退缩，要锲而不舍地努力，有志者，事竟成！

我被如此热情执着的文学爱好者感动得几乎要热泪盈眶，于是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热情万分地鼓励他：你说得对，有志者，事竟成！

后来在各种讲座会场，几乎全都能看到他忠实的身影和认真的表情。由于有这样酷爱文学的听众，我的讲座也不敢草率，尽量讲得生动活泼。我想，如果台下全是这样的听众该多好啊。

然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记不清我讲了多少场多少次，却渐渐惊讶并惶惶然了。因为这位文学爱好者已经满头白发，老态龙钟了，却还是坚持来听我的讲座。有

时我在大学的教室里讲座，本来是不对外的，他也能打听到信息，按时赶来，并依然如故地老老实实坐在第一排。只要讲座结束，他总要想方设法地将我堵在讲台上，对我倾诉他怎样认真看书写作。坦率地说，当我看到一个人从小爱好写作，一直努力学习，八十多岁了，写了数百万字的稿子，却一篇也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还继续拼下去，那真是悲哀。

于是我们就要说到文章的主题——你认识你吗？

你大概会放声大笑：我一生下来就和自己在一起，怎么会不认识自己呢？请你别笑，你很可能不认识自己，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自己。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位文学爱好者，他就不认识他自己。

我们经常说人的能力有限，其实更严格更细致地说，我们的能力是有“别”的，这个“别”就是各有各的特长。你可能有副亮堂婉转的好嗓子，是唱歌的天才；你可能有健壮灵活的身体，是运动健将；你可能有缜密深刻的思维，是个科学家；你可能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是个演说家……问题是，你知道你是嗓门好还是腿脚好？是口才好还是脑袋灵？总之，你知道你真正有哪方面的特长和能力吗？

也许你以为你爱好什么，就有什么特长，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不妨用动物来表示我们的能力吧。你可能是只兔子，有着跳跃的能力，可你却以为你是只鸟，总想飞，而且为苦练飞翔拼尽全力，结果你还是只能在地面上蹦；你可能是只猴子，应该在树枝上攀爬腾越，却非要跳进水里游泳；你是只猫，却自以为是老虎，感到谁都拿你当回事儿；你是匹马却认定是牛，总觉得自己脑袋上长着能顶撞一切的角……这种错位的追求和拼命，真是毁了多少有才能的人！

终于有一次，那位白发苍苍的文学爱好者诚恳地问我，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奋斗，却没成功呢？我当时真想说，你不是这个材料，你没有文学细胞。但我愣了半天没敢说，我怕伤了他的自尊心。然而，我知道，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伤害，这会使他余生的日子更加错位地活着。

为此，我回想起一位著名作家当年来大连讲座的故事。那时我们大连有一个作者，可以说绝对没有什么文学细胞，写出的东西谁都看不下去，但他自己却认定是大作，是珍珠是美玉，是我们大家不识货。当那位作家来大连讲座时，他冲上台，将作品交过去，希望这位在全国有名望的作家提宝贵的意见。实际上，他心下认为，只有这样的大作家才是伯乐，才能识别他是千里马。

那位作家带着稿子回到北京，很快就写了回信，然而回信之坦率和直爽令我们大吃一惊，开门见山就写：××作者好！我读过很多臭稿子，但像你写得这么臭的稿子，还是第一次读……

然而，那位作家的直爽却有着相当好的效果。这个作者从此再也不苦苦写作，并改行去经商，竟然挣了不少钱，活得富裕而滋润。

我一个亲友的孩子，手非常巧，能描鸾能雕花。可父母却认定孩子是个当博士的材料，硬逼着他只能一个劲儿地刻苦读书。看到孩子不愿读书，只要拿起书本就苦着脸，于是我学着那位大作家，大胆了一把，说这个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最好到工艺部门去工作，才会发挥他的才能。我的亲友大怒，说我小瞧他的公子，结果继续硬逼着孩子死读书，最终把孩子逼得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

说到这里，我们更应该警惕，因为我们不但不认识自己，而且还不认识我们的孩子，那就更惨。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家长带着身体天赋平平的孩子去练足球，带着嗓音条件不佳的孩子去学唱歌，带着不甚聪颖的孩子去学财会，说是将来容易找工作，能挣大钱，这时我本想笑，却差一点哭了。

但愿你认识你，更认识你的孩子！

（原载《今晚报》2018年7月20日）

文件柜内有小说

—伊文

日前见一报道，湖南某市纪委（组）突击检查教育系统办公用房后，写了一份问题通报，内容包括“发现文件柜内有小说等与工作无关的书籍”。该通报经微信群流出，立刻遭到网友质疑。由此，让我联想到小说和小说家的一些事。

唐宋以降，特别是明清两朝，白话小说兴起，及至民国，小说虽备受世人喜爱，但小说家却多是仕途路上的失意者或背离者。乃至当代，也曾有过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你是行政领导（无论大小），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写不成则已，一旦写成出名，就很难再被提升。也就是说，干部写小说，会影响仕途。结果往往或是自己辞去职务，或是改任文学界的虚职。倘若是写散文、诗歌，受影响尚小，然本人也须节制，搞得名气太大，也不行。

作家梁斌，为写《红旗谱》，曾“三辞官”：第一次是辞去武汉日报社社长之职；第二次是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是辞去天津市副市长之位。作家柳青，是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定居皇甫村，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他们二人都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资格，如果不写小说，按理说应该会有更高的职务。

对此，首先应该赞赏二人，为了写小说，宁愿不要官职，这一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一旦投入，就无法顾及其他。像他们这样有责任感的作家，这时就会主动辞去行政职务；当然，可能还有另一个方面，来自上级——本来工作繁忙，他怎么会有空写小说呢？如果说工作干得不错，那么，倘若把写小说的时间用来干工作，岂不是干得更好？或者——既然他情趣转移，那就对不起，我们只得另用他人了。想一想，也是合乎情理的。

所以，在先前很多年里，在基层，一个干部如果写小说，当他是干事、科级时，还能公开，尽管可能得到的是讥讽：你也想当作家？而一旦到了处级以上，又是某个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很难被同僚和上级接受。所以，有些基层领导在仕途路上屡屡出书为自己壮行色，但几乎没有一本是小说乃至文学类的。某县委书记，原先小说写得不错，却出了本谈哲学的书，我问他怎么不出本小说集，他说：我傻呀！我还想提拔呢，等退休了再出吧。

由此，甚至影响到小说本身，我们都有记忆，哪怕是一部公认的好小说，如果出现在小学生的书包里，被老师发现，也是不允许的——但那毕竟是对小学生，而像在检查国家干部办公用房时把橱里有小说归纳为问题，这还真是少见。

不知道他们听没听过这样一段故事：“1924年，日夜辛劳的列宁病情加重，住进哥尔克村的一所医院，除了口授一些重要文件之外，列宁用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国内外的名人作品，比如，荷尔德林、高尔基等。但他最喜欢读的还是一部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在身体难以支持的夜里，列宁就叫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一天夜晚，列宁突然对夫人说：‘请读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给我听吧。’于是，克鲁普斯卡娅就像往常一样，轻声地读起了这个故事……列宁安静地听着，慢慢闭上了眼睛，伴随着他最喜爱的故事永远停止了呼吸。”

设想，如果此次被打开的柜子里的小说是《热爱生命》，检查者还会列入通报吗？我想还是会的。写通报的人，大概不会知道上面这个故事，也不会读过《热爱生命》，所以才把小说与香烟、瓜子、盆景并列起来——不能不说这很让人悲哀。好在当地市委及时纠偏，并产生警示作用，才让人们心安。

至于原本布衣的小说家因写小说出名而擢升的倒是很多，但基本上都为官于文学界内，跨界的很少了。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跨界后升至副部级，但随后也就难觅他的新作了。说老实话，作家也是人，副部级的待遇对作家来讲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年曹雪芹若有了显赫的官职和优厚的生活，《红楼梦》怕也写不出来了。

如此说来，写小说影响仕途；但仕途乖舛，倒也有促进创作的反作用力。只是，时代发展，思想解放，再怎么严格，也不该将小说打入另册。否则，此事一出，相继效仿，不知得有多少机关干部要清理办公室，最后只留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两眼对白墙，等着突击检查……

（原载《今晚报》2018年6月14日）

我的愿望有谁知道

— 吴非

在某地参加活动，主办单位派司机开车接送。司机职业素养很好，见我行动不方便，每次都细心地关照我动作慢一些，不要急。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我们谈起这个城市的交通，顺便也说气候，也说市场供应，自然也谈到房价。我想，要在这个城市买房子，像司机这样的职业收入，会不会有些困难，毕竟该地收入差异很大，一个普通劳工，能适应这里的高物价吗？我认为这也是了解一个地区生活状态的参考依据。

我犹豫了一下，问：“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月收入？”青年司机愣了一下，爽快地说：“可以呀！我每个月实际到手的钱是3800元，加班费三四百元，年终全勤将近4000元，加上节假日补贴，七七八八，平均每个月大约4500元。”我说，那就是说，一年收入能买两平方米的房子了。司机笑着说，我不买房子，我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我只能租房子。沉默了一会儿，司机忽然说：“老师，三年了，我到这个单位开车三年了，这是第一次有人问起我的收入。他们全单位，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晚上住哪里。”

这就令我困惑。这个司机每天为单位各部门开车，还经常要加班，三年多，他的车几乎拉过单位的所有人，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关心一下他的收入情况？人和人怎么就这样漠然相处？这里不是欧美，是个处处有“组织”的国家，这是个以“人情社会”自诩的国度啊。

不随便打听他人的经济情况，是应有的礼貌；如果出于研究社会状态，特别是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关心，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特别是在社会存在分配不公，人群情绪“撕裂”的状态下，多了解“阶层”问题，寻求沟通的渠道，有可能缓解社会矛盾，可能正是读书人应有的责任和态度。

司机说，其实他知道这个单位职工平均收入是他的五倍以上，但作为聘用

制的合同工，他安于本分，这就是他的“命”，从没想过换个单位。司机也说到，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保障，实际工作时间远远不止；而且有些工作是额外的，但他还是尽可能为大家提供方便，毕竟开车是服务工作，如果适当得点补贴就心满意足，比如，让他在机关食堂用餐，中餐只要8元钱，比外面20元还要好，想到这一点他常常感到知足。总之，他从没有非分之想。

这位司机希望该单位的人了解他的收入情况，可能的愿望是什么？我发现他并不是想让单位增加他的收入，有财务制度管着呢，没有这种可能性。他可能只是想让人们有个比较，他是怎样对待工作的，他如何加班的，他实际拿了多少钱，他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是不是很合理……

我的思绪在延伸。一些同类的情况我们也许忽略了。比如，一些官员不知道“群众”每个月生活费是如何开支的，因为他们几乎不会花钱；机关食堂吃惯了，以为一个菜就该三元钱，到社会饭店就批评老板心太黑。大学教授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但教授很在意自己的名衔和收入，研究生为什么会称导师为“老板”，教授为什么把校长称作“老板”？都是可以一说的话题。

生存于社会，实质上每个人在为不同的人“服务”，有的是职业性质决定的，如本身就是服务业，有的则是“阶层文化”使然，如上下级关系。司机为局长开车，谨慎周到，安全第一，不出事故，这是他的本分；而局长把工作看成是为市长办事而小心翼翼，不是本分的事也不能不做。局长不关心司机的生活困难，但却不敢不关心市长的，这就不是本分，而是故事了。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我小时候背诵，不知有什么用。我学生时代被教会一个词，“访贫问苦”，记忆犹新，不敢忘之。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真的有关。

（原载《扬子晚报》2018年3月6日）